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3

2026.2.12 星期四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bwb@163.com

母亲的小年

□李树坤



哥哥盼年,盼的是能痛痛快快地放一回鞭炮;而我盼年,心心念念的是能吃上一顿满口鲜香的肉。终于,浓浓的年味儿裹着寒风,跨过秦口河,来到了我们皂户信的家家家户户。

在我家,除夕的饺子先是吃素的,馅里有白菜、炸果子。饭前,奶奶要先敬佛,盼的是来年全家平平安安,无病无灾;饭后,奶奶再煮上几个肉馅的,专门给我和哥哥解解馋。

除夕的胡同口,有着一年里最热闹的光景,家家都要“烧老牛”,用火红的光迎接新年的到来。天一擦黑,爹就从柴火垛上抽出一捆棒子秸,街坊邻里也都搬来一捆,在胡同口支成尖尖的锥形柴堆。放眼望去,村里每条胡同口都立着这样的柴堆,像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守岁小塔。

三叔划一根火柴凑上去,火苗慢慢燃起来,不一会儿,火苗借着风势呼呼地窜起来,瞬间舔舐了整堆秸秆。紧接着,

腊月二十三是北方的小年,这天,我们会回家陪着母亲一起过。

记得小时候,北方的冬天特别冷。那时候我家是五间低矮的土坯房,家里唯一能取暖的“设备”就是那个大火炕。从放寒假那天起,我们都恋着热热的被窝不愿起来。可一到小年这天,天还未亮,母亲就早早起来给我们做饭了。母亲说,今天,全家大扫除,把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在母亲一再催促下,我们懒洋洋地从被窝里爬起来。

吃过早饭,母亲给我们进行了分工。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,就和年龄大我两岁的大姐一起干些重活。先是把桌椅板凳、衣柜菜橱等家具都搬到院子里。屋里的粮食囤、大水缸、大铁锅都不用动,找几块大塑料布遮盖起来。三个妹妹还小,就让她们搬那些瓶瓶罐罐和针头线脑的小物件。母亲把被子褥子都拿到院子里晾晒,穿过的衣物用包袱包好,放在院子里。

搬运完这些大大小小的物件后,在母亲的指挥下,我们开始打扫房子。母亲将一把旧扫帚绑在一根长竹竿上,踮着脚清扫屋顶上的蜘蛛网,还有散落在房梁和墙壁上的灰尘。我和姐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,清扫其他屋子。母亲一边扫,一边叮嘱我们要仔细清扫每个角落,注意别摔着。在清理好房顶和墙壁后,我们再把落在地面上的灰尘集中清扫干净。之后,把院子里那些家具以及瓶瓶罐罐和针头线脑的物件都擦洗干净,再搬回屋里,放到原处。屋子里干干净净,我们的心情也特别好。

今年的小年是在立春之后,但室外的气温还不算高。正值寒冬腊月,我们却感觉不

烧老牛

□杜金丽

各家各户的鞭炮就响了起来,噼里啪啦的声响震耳欲聋,娘赶紧用手捂住我的耳朵。红彤彤的火光映红了街巷,也映红了胡同口每个人的脸颊,连爷爷奶奶眼角的皱纹里,都盛着年的喜悦。

举着竹竿放鞭炮,向来是家里小辈男孩子的专属。大伯家是十岁的坤哥哥举着,二伯家是九岁的宇哥哥举着,即便我哥哥只有六岁,爹也执意让他举着。庆叔家只有三个闺女,便只好自己举着竹竿放鞭炮。

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渐渐到了尾声,五奶奶弯着腰走到火堆旁,麻利地拿起一根烧得正旺的棒子秸就往家走。她裹着

小脚,平日里走得很慢,那会儿却格外快,嘴里还念念有词。可娘的手捂着我的耳朵,一句也听不见。娘笑着跟我解释:“你五奶奶念的是‘黑小子,白小子,上俺家来穿袜子’,她盼着来年添个孙子呢。”

这时,我奶奶也从火堆里捡了根最粗、最旺的棒子秸往家走,奶奶也是小脚,却比五奶奶走得更快。我心里犯起了嘀咕:我已经有哥哥了呀,难道奶奶也盼着娘再给我生个弟弟吗?我好奇地跟在奶奶身后,听着她一遍遍重复着:“金葫芦头,银葫芦头,银子钱往家流。”回到家,奶奶把还燃着的棒子秸小心地放进灶膛,那应该是长辈们对年的盼望吧!来

年,果真如五奶奶所愿,她家添了个孙子,白白的、胖胖的。

等我从家再跑出来时,火堆已快燃尽,但靠近后依然暖融融地,能赶走周围的寒气。娘拉着我凑上去,让我把手伸过去烤,一边念叨:“烤烤手,过得有。”婶子抱着刚会走路的闺女,也凑过来烤她的虎头小靴子,笑着说:“烤烤脚,过得高。”“烤烤腿,过得硬。”小姑的声音干脆麻利地跟上,大伙都笑起来,那笑声把快灭的火堆又烘旺了几分。我抬头一看,小姑正把哥哥摁在她腿上,让他背对着火堆,烤他的棉裤,那架势像极了小峰他娘揍他屁股的模样,只不过小姑是笑着的,小峰他娘是凶巴巴的。

最后,大人们把我们这些孩子一个个搂在怀里,转过来转过去地烤,“来年不冻手”“岁岁不冻脚”“愿孩子们健健康康”……你一句我一句的吉祥话,飘在除夕的夜里,充盈了我们秦口河畔的这个小村庄。

在舌尖炸开,仿佛一年的快乐都浓缩在了那一瞬间。

小年之后,乡村的年味越来越浓。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也开始了,几个妹妹在院子里玩丢沙包和跳房子游戏,她们把母亲买的海绵花别在头上,像一只只彩色的蝴蝶,一颤一颤地在头上跳动,非常好看。而我,天天与村里的小伙伴们聚在一起,不是玩打纸板,就是玩打奈,还有滚铁环。有时候,我们还偷偷到村北面的河里去溜冰。冰面上很滑,经常会摔跟头,幸好母亲做的棉衣棉裤很厚,摔倒了也不觉得疼。

小年这天,北方最好的美食就是饺子。从下午开始,母亲和姐姐就忙着和面、调馅,准备包饺子。太阳偏西的时候,我和妹妹在外面玩耍回来,一进院子,便听到了“呼达呼达”的风箱声,一团团白色的蒸汽从屋里冒出来,母亲把包好的水饺下进大铁锅里。不一会,

一个个大肚水饺装满了盘子。咬一口热热的水饺,浓浓的年味瞬间扩散开来,慢慢飘向远方,化作一缕乡愁,让人至今难以忘怀。

如今,我们姊妹几个都在不同的城市安了家,在一起相聚的日子也少了。为了让母亲过得更舒适,我在老家盖了新房,购置了现代化电器,烧柴火的大灶也拆除了,屋里不再是以前烟熏火燎的样子。但是,在母亲看来,小年这天一定要隆重地过,扫房、祭灶、包水饺一样都不能少。我知道,她们这代人经历了苦难的日子,母亲过小年,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坚守,也是对孩子们的牵挂。

在我们心里,小年这天不属于我们,是母亲的小年。正是因为母亲对小年的执念,才让我们这些儿女无论身在何方,都能感受到有家的温暖和幸福。



AI生成